

續

黔

書

朱石君相國師題續黔書五言

張生天下英，胸羅透庫富。十四歌鹿鳴，十九登麟囿。奇文儼揚
馬，識字精斯繇。古韻略梁沈，官律失科臼。百里試龐鳳，涉沅
駘。蛟狄玉屏高，崔崔黔書核。利疚中間弔，屈鼻誰辨鼻。貢包抽高堂，
勞岵岵寤寐。想邂逅欲排闥，闥雲空望鶴。鷺筵人生各有命，爲
善天必祐。軒冕昇山林，喧寂同一漚。君季未及壯，唾手勳可就。
不如從吾好，三大期上壽。

續黔書自敘

知貴州思州府玉屏縣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或成張澍纂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筮得黔之玉屏客有過于寓者
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煙焚雨黔之地則鳥道蠶叢其人則紅獐
紫薑其俗則鴟張鼠伏宦斯土者遑遑鄙尼之願旦夕卽去若
陋不可居者今子何眎之易而樂往焉子曰子誠不知人之何
目裴足於黔而予之眎黔則猶齊州也管者莊躄盜兵唐蒙略
地而道通漏臥臣屬斯榆迨夜郎齋王牂柯置守馬忠典郡東
謝請鞬雖屬鞬縻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都李唐乃有貴州之稱
八番十八衛明世而有專藩之設泉入

聖斲易椎髻而冠裳之桀枿芴而郡縣之劍邛籠而守圉之百
餘季來蓋浸浸乎濟美粵風矣且其錄鍋兜倘可圖王會也蔗
笙箒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鼈磯龍洞幽勝可
探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禡身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
珍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厓可題檢而散煩留也豈僅睠懷遷
謫之李白客曰我之所慮者呂其地苗獍叢聚嫫剗左言不知
文字悍盤好殺攻劫畔亂不可呂中國之治治也而子又季少
吾是呂云余笑曰子奇之爲阿邑令子其知之矣虞詡之爲斲
歌宰我其試之矣夫犵狔狔之屬友人耳管也聞干羽而格
今則恃爪牙爲難吾未之能謹也儒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

可曰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善乎馬平主簿孔性善之言曰
谿洞蠻獠雖常棧化亂豈無因循陳景文爲令猺獠皆應差徭
厥後撫字乖方始乃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旤福
亦當革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戢亂非有守
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是誠治邑之寶鑑也予不敏翬
翬孟晉之矣峇嘉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爲黔中
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爲教以正鴻
筆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續黔書目錄

卷一

星野

地界

捍水議

苗警

驛站

夫馬

治盜

毒蠱

假銀

詛盟

茂學篇

修文昌宮記

卷二

祭三閭大夫文

竹王

莊豪

馬王辯

黑神

北陰神

柴沖太王

李白至夜郎辯

懷白亭

王昌齡墓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十八先生墓

盤瓠

紫姑

卷三

黔中

夜郎

龍標

廢牂柯郡

牂柯江

羅甸

八番

銅仁

苟扁洞

豚水

卷四

萬卷書巖

游紫氣山記

游東山記

重游東山記

飛鳳山

游白雲山記

梵淨山

游飛雲巖記

游黔靈山記

游牟珠洞記

鮎魚洞

諸葛洞

響琴峽

相見坡

聖泉

卷五

多雨

歧舌

醫方刻石

石刻

俗字

川字

釐字

生六男

化虎

呪尸爲魚

石棺

人殉

風鬼

鐘鬪

馬化石

雷擊六人

卷六

官鑄

鹽

茶

女酒

草器

洞錦

鐵笛布

金星硯

神黃豆

鮮荅

燕麥

羊肚菌

降真香

卷七

梓枏

粗

邛竹

東臺蓮

蘭

長壽草

朱草

海棠

蠟樹

卷八

孝獸

橐籥

水馬

小芋

箐雞

人首魚

鱸魚

小鱗

圓蛇

哪哪

九香蟲

續黔書卷之一

星野

漢成帝設益州領越雋犍爲牂柯三郡今越雋犍爲所隸二十四邑貴陽曰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班固謂東井與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雋二州皆宜屬焉常璩粵陽國志云牂柯上當天井則自平越曰上其爲參井無疑沈思克獨曰鎮遠鎮仁思州黎平爲柳星之餘夫全楚之分沅湘長沙武陵桂陽零陵曰及白帝房陵南郡江夏皆屬翼軫黔實近楚則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黎平六府當爲翼軫之餘

非注張也

地界

玉屏舊屬楚衛田止軍屯自國雍正五年裁衛設縣始隸黔劃麻沅兩屯歸楚僅存一平屯分爲兩甲一甲二十戶二甲十三戶共三十三戶亦甚畸零矣而田疇或屬於楚之芷江或屬於銅仁或屬於清谿或屬於思州毋亦非分置畫井之道乎然予稽察輿圖不獨玉屏也黔之州縣皆然有所屬鄉都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有此州之地併入他縣他縣之地併入此州者又有管轄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二三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而地丁名糧亦隸於他縣者又有衛所之

屯昇民地相連漫久而迷其版籍者遇有審訊案件提拘不至則曰我某縣籍也及於某縣有犯則又曰我某縣籍也盜賊之越貨禦人有司者捕之輒歛忽徃來莫可蹤跡適足目數奸誨連雖有保甲不能行也甚則越佃占水訟牒不已至於爭鬪殺傷事變胡可勝言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域無有華離之地誠使留心國計之大吏繪圖入

告爲之改其幅員均其大小正其錯互清其軍民吾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有司亦獲呂盡其撫綏之方則訟獄息而風俗淳矣管子與氏告戰國之君猶呂爲經界不正則土地不均穀祿不平然則正經界固仁政之首務哉

舟抵玉屏境詩

書巖環芷水風景最雙清樹杪交帆影山中禽櫓聲蘇塗石寺
小井幹竹樓輕江上乘舟客回頭晒使旌

捍水議

玉屏雖最余邑爲縣門戶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城濱大江
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年屢被潰沒入
國騎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泉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
年並遭洪流民居蕩折近者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
之三月陰霖日久濫江暴漲驚濤潰薄水不入閘者僅尺許心
甚憊之蓋江流自清浪入熊谿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

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書巖蓮峯隔江夾峙碕岸既狹疏瀉未易執亦逾奮迅倘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毆山且行而昇城爲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移城且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且昇之則殃民殃民則蒼旻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坰相地執思有且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爲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且壯江身俾廊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爲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憑汎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議且俟後之克舉者

增鎮平山詩

蘭若背江開題檢避暑來羣峯青鞵鞋一水綠莓蒨慈竹紫菀
帶簷花落酒杯坐深雲菴雷長念呪龍才

苗警

楚南鎮算弄黔之銅仁接壤箐深地阻蝨苗蠡聚性獷悍甚攻
門劫殺無日無之母扇爛銅苗輒奔之犄角壬戌年穀不登越
貨於路塗之人咸畏足焉屆歲莫鳩合魏類刑牲壯穆庶号其
魁爲大玉期自正月十六日犯銅仁玉屏弁銅密適汛兵五十
弁撥三十駐正大營存者僅二十耳城垣傾積無巖哥足守邑
之人驚於竹山之役

嘉慶二年事

咸覩覩焉驚余謂屏邑雖小苗不

足惡也龍塘當邛水之衝界牌扼鬼廬之要地險旣得防守斯
宜城北六十里之蠟巖苟選鄉兵數百占護山梁則銅仁施谿
六洞水銀等山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壩坪苟選鄉兵數
百碁布澗谷則南路革谿天塘之苗西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
授命北有平江鴻波湖盪不可入厲檄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
能飛渡耶余旣君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部署揆糧執
挺以爲妖徒先會鳳凰廳傅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禽之餘各
鳥獸散矣聞選者荆蠻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碑有火龍飛入
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讖旣而狎苗起興義延蔓數郡縣
掘壙屠隴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定歲月悉符茲幸天奪魏

新羅書
三
魄虺毒未斂吾亦固吾圉耳藉使木札羣飛布巾爭舞銅之苗
觀孽發起而清江台拱之九股復響應之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免執必燎原誰其捧海當事有李化龍郭子章諸公庶可已釋
欠弭變卧鼓安邊已紆

九重宵旰之厯哉

驛站

黔之地踈步皆山上則層霄下則九淵其驛站之苦有萬倍於
他省者如貴陽之東至湖廣玉屏已至清谿五十餘里中有橋
頭坡三家橋坡清谿至鎮遠九十餘里中有蕉谿坡梅谿坡白
平坡鎮遠至偏橋五十餘里中有沿沙坡乾谿坡谷定坡施秉

至清平九十餘里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
落蹬坡中隔一重安江清平至平越八十餘里中有臘梅坡三
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平越至新添驛一百
餘里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弭陽坡黃絲坡保羅坡
打杵坡望城坡又如貴陽之西至雲南查坂驛自至安南驛一
百餘里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
哈馬坡安南至新興站九十餘里中有馬跑泉坡烏鳴坡腊茄
坡江西坡泥納坡新興至普安驛八十餘里中有望城坡羅漢
坡爛橋坡鸚哥坡軟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倒馬坡或石豎狼
牙或峯成劍鏑或大壁如削或抽筋如墮又或盤旋屈曲鳥道

幸腸又或嶽嵴巖業魚鳧蠶叢太行孟閭匹茲匪險嶠關隴坻
對此則夷見者駭魄聞之怵心然皆顯著奇坂而佗峻嶺不計
也今雖於重安楊老新安各設腰站呂紆下游馬力於毛日楊
松列當各設腰站呂紆上游馬力又將上游舊設之盤江江西
坡三驛裁去已關嶺查城尾灑新安軟橋湘滿六驛改設於新
路之坡貢郎岱列當罐子窰楊松劉官屯又裁下游黃絲一驛
移平越驛於酉陽塘而亦非坦塗馬之報勞傷墜死者殆無虛
日矣蓋母驛額馬僅五十匹夫僅一百名母馬日支稻穀僅五
倉升草一束母夫日支米僅一倉升銀一分五釐是以馬不能
飽秣則無呂致遠人不能果腹則無呂應役又况古人驛馬三

十里一置驛多則行速而馬不斃後人持節費之說歷次裁併多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役逃又何恠乎

夫馬

玉屏爲入黔門戶東至湖廣沅州界十里西至思州鎮遠清谿彝雜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南沅州界三里北至思州府界二十里東南廣三十五里南北廣三十三里曩域畸零田疇孤離彈丸黑子不得昇於邾莒之末而差務星繁滇黔兩省郵站夫馬俱有司應付尅無幫貼攤派但民人胥貧畜牧甚尠一遇大差有馬之家送送居奇每站索價至一兩餘且不能敷用又募顧於湖廣之谿洞而差役路資馬僮口食咸於官乎取給是

馬用銀至一兩四五錢也棄之戶口寥落散處山陬埧近城市
夫役無多不得不招之遠方或離城七八十里或百餘里皆奔
命應募雖官爲給價亦僅依扛擡一日之程其餘違反守候則
皆失時廢事不獲價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使卽稠不過
苦自貽累而無良之徒且借此以獵民旣脫其脂膏復疲其筋
骨良可吁也

埧輿夫謠

山劍鏑石狼牙冬暉短鄴路賒兩髀腫向莽爬口無食身無衣
豈樂此忘剝膚破茅屋藿也無菜面孃鳩形婦三歲兒嗷嗷口
一思之心擣白雪載塗風吼地嶺逾高防顛陸寒皸瘵那敢淚

腐苦穿足苦輓大山坡崑嶽多虎跡思不免晚回歸得百錢
買米煮溼薪煙腹未果倦伏眠縣差來執破壁夢模糊驚怯魄
出符票拴至驛

治盜

黔之地縣峯林去虧日我雲惟石堪當噪慙寢虎散無統紀如
仇相避又山枯水賸剛柔數筋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
而衣食日禦人儻亦形執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迺至不勝
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扞弓注矢探丸飛墮散則牧犢飲羊摩蜃
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郊關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
齋糴委之而去僅目身免懸險衝危踉蹌呼籲於有司并役疾

馳而至則蹤景消滅是故始於剝商漸則官被劫敘始於攫貨
近則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曷
圉齊民消如之何其聽之也遵義幅頓遼濶統轄十三里每里
十六甲烟火輻輳地執險阻其民桀驁說謔染楊會之餘習而
里甲多巨猾值趁虛日輒聯外來賊客標掠錢貨日爲常余代
庖之日吏民初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觀望
不敢動然予之治盜日虛不日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
支體飲日鹽酒曜其日竊傷其酷而卒莫之能戢者賊日爲法
盡於是吏亦日爲法盡於是役亦日爲法盡於是且議其忍也
而不肯捕盜因是益熾余則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惡

義者斥之選大愿慈嚴諭之呂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畱匪
類者舉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舉無赦其有被盜而匿不
報者舉無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郵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呂
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儆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儆則
密捕則真盜或走匿而役呂局外者宮之巨盜或遠颺而役呂
鼠竊者塞之儆則囊橐何氏鳩聚何所肆劫何地黨羽何人起
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虞儆役之紿我也復
擇役之誠諳者規之耳目既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呂爲吾之
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儆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
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值趁虛之期微服巡察之伏壯

役於側近有肆效者卽禽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
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稟賞之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
把地王等呂次就禽無良之徒各惴駭恍疑余之日出而網
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遇桐梓令
衛君天民問日子其呂鄰國爲壑乎余日子甘爲逋逃藪乎衛
未有呂應也

毒蟲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呂詔地事道地惡呂辨地物鄭康成曰地
惡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卽瘴氣蠱卽蠱毒人所爲也古晉隆
時卽有假此呂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呂攻說禱之嘉草

攻之禮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得而知矣宗慄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卽蘘荷也神農經亦云白蘘荷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蓐一名蘘荷史記相如游獵賦注闕駟云蓐且蘘荷昇叔師注同蓐且藻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邱瓊山集羣方鈔不知蘘荷爲何物楊州修引急就章注云白蘘荷卽今甘露蓋誤呂巴蕉爲蘘荷也司馬賤既有諸蔗蓐且又有芭蕉蘘荷蓐且非蘘荷章矣古今注蘘荷似菰苴而白菰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友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蘘荷依陰是也夫蠱之

於人毒矣中之者嚼豆不腥含礬不苦則腸絞歐吐救稍遲則

僵而金蠶爲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慧鮑明遠詩所謂吹蠶

痛行暉也按干寶按神記云蔣士先中蠶一作蔣士有備客得疾云云其家

密呂囊荷置席下忽大笑曰蠶我者某也一作食我蠶者乃張小二也自是

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囊荷葉著病

人卧席下大呼蠱主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

形類芍藥交廣獠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或中江

夏李侯呂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得是草侯服之

遂解吉利卽遁去侯因此濟人遂呂爲名此草想卽囊荷特因

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蠶雌之鮪魚帝臺之五色

石游戲之三足鼈皆能已盡然其物如龍肝鳳髓渺不可得今則磨鉛汁飲之卽大愈無俟問執法於柳州矣物類相感志南桂州出錫蛇粗如大指甲有金銀星解蠱毒西溪叢語云煎石櫛根皮汁飲之卽吐出愈又云呂白礬牙茶搗末冷水飲之

假銀

銀有十七種美者有黃銀出蜀中其天生牙狀如亂絲生銀狀如硬錫母砂銀色理赤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成眞銀也其假者有水銀銀草曾青石綠雄黃雌黃膽礬靈草丹陽銅鐵白錫諸名皆呂藥製成者黔市通用銀名垂絲甚濶低而江西流民巧詐滋甚日造僞者非惟給鄉愚且用呂欺官長所謂爲盜不操矛戟者也有得者呂視余瑩白精好翦之則鉛質槿面皮爲

銀然薄如蟬翼真鬼工也呂較慕容超之鐵胎奚翹過之桀濫
孝景時律造僞黃金舛私鑄錢者同棄市唐文宗太和三年依
中書門下奏呂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呂上所在集眾決殺今
假銀之臯不下于僞黃金而重于呂鉛錫錢交易宜比莽代之
法置之重典庶可呂革奸而返樸也

詛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黔之
民類然做戛磨嗟靈談鬼笑者老引經投石結草偶然魚置便
祀鮑君無意李栽競傳愈日其起於鴟義矯虔之有苗而至今
習跛擊乎或者曰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

得不愬之於神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閒者亦或者其靈爽視聽所接賞罰爲昭蚩蚩之氓其畏王鉞也常不如其畏鬼責而君子猶有取焉者謂可曰輔玉政之窮也替蘇公羅彘辛之讒則出三物曰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曰折中命咎繇而聽直何况於里巷之人乎余曰惠吉逆凶福善旣淫經有明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佛氏因果之旨也聖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棐常彝倫攸敘範其衷志敬之遠之莫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其鬼亦遂不神是卽所謂神道設教也而豈聽命之云哉

茂學篇

余攝篆廣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俚由其采掇陳言罔知音學也乃倣古人讀學助學勸學厲學之文爲茂學篇旨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徵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曰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晷曰人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芻由效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夫蒸粟之溫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剗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乘欲凌溟漲自泳游必泛艤觸之蟹是目蟹之不縶則素絲蝨矣目之不茶則吳簞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斲則

元音閤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仞之隋選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重之深也而顧集詬無志喆窳無情羈神於世務蠡牛於教細不勤瘁掌之勞甘受盲心之詆未省牛毛之功類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蹶滂之委蛇乎且斯謂學者豈弟泥訓詰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已哉走蠟覆笏天胡爲而倚杵斷整步亥地胡爲而息壤日月何自有眎朋山川何自有脯目鬼神何自有形聲制氏之樂何有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有祇通於絲莖非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罍以畫卦燧人因鴉啄以鑽火有熊聞鳳鳴而調律侯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輅世氏效菴絲而造

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審字
鬼環之是急譏骸傷疇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灑爲橋櫟仁
義爲柱栝詩書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剗回冗粵誣齧眾分
徒疑聖魯言堅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乎谷之譚畫瓶箴
喻之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
功是瓊甌瑤釜無爨炊之用鏐弓鈸絃無支屈之能故曰不聞
九乳之音者不知絲竹之活則不服六韋之麗者不知毳麕之
懸裘也夫文公多甄也而晦讀百篇尼父履度也而鐵鎬三折
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惡勞晦誦竟且董謁方外掌摹籀寫
儀秦游說股畫裳題兒寬帶經呂昶藉路生截蒲目緝編黃霸

下廷尉呂受業邠卿處複壁呂勅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
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挂樹用能洞精道奧窮測教言且太公望
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况五
十游學蔚爲老師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
論語臯甫謚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
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
效悵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贖世將歔歔之矣是呂六韜備
則卑鄙化爲君子眾譽集則孤陋逸於貴游故曰觀姑蘇之枝
足且知其本之脩巨也覽汪濊之波足且覺其源之淵遠也雞
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作日者非之知晏也猥豹之知雨

也誰巢知風之所起獵穴知水之高下騰蛇無翼而翔空蝓羌
無鼻而聳香豎螽無口而揚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蝦帝江無
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絲而商
弦絕黃星墜而渤海沒銅山崩而洛鐘應嶢山墮而薄落竭麒
麟闕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問之有旱漫者矣其何能詳
威斗而釋藻兼注紫縵而畚杕酒哉敬仲囑僉兒新公知滄
狸舅倩喻畢方廣川識重常中壘通貳頁劉春審仲師元遜曉
侯蓑壯忒嘆溝冕方古洞章或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隴析
羊腸之坂敬宗核顛頊之虛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考潛魁之
邦張善測金鳧之飛僧儒悉石針之用江淹推科斗於周宣斯

徵解鐔于於干寶東之引影娥於洞冥貽孫寶婦跪於渤海鄒
欽悟山銘於卅里竇儀對乾德於四年董養歎蒼鷺于狄泉隱
侯定覆孟于東夸吕及辨鮫鯉之獸形聆角觸之人語數白馬
之祠祭驗黃蛇之阿麼鑿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龍門
之鳥篆解苗茨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卽桂露飲能言之
龜女乳灌疏屬之尸老桑潰元緒之筋古木烹賈誥之味菖蒲
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苦酒潰白魚之鮓軒墟節虬蟲
之毒燒石投猱獺之舌烏構煮橫公之鱗事無并開情疑浮誕
然精驗潛効有同響舍亦由沈研烏冊鑽習龍經故能濬情源
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以無論智愚僣搏心摧志磨礪就業

則精神曉泠鈍聞條達猥俗不足呂摸蘇浮名不足呂營慧咸
能洞知能之囊橐極文雅之英雄矣夫雷震之聲可寫呂鐘數
風雲之變可通呂律管而謂聖心賢胤著在往錄抱風合効詎
難黨朗乎故曰咎繇雖暗而并辯者同功子野雖瞽而并離朱
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修文昌宮記

今

上卽仗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
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祀文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祀

頌祝告之詞用妥神靈凡旨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躋
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
郊坰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
烟慨焉興歎思有旨新之以培風脈而地衝差繁供張竭厯力
弗能敷適邑紳士咸欲捐資重建且謀卜地城內旨俊歲時用
享原任綏陽鄭廣文洪孝廉並文學諸君造余旨碑記請且謂
余之不鄙夸其地而樂弄敷衽講瓊也發序子弟莫不爭先淬
礪思執衿道德之困桮轡文雅之場倘復得昌言旨啟其厲不
獨親炙之不安咫聞漸有旨規於遠大卽後來者聞風興起願
就甄匱不至循規改錯亦所旨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

君而諗之曰凡人之學學爲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遠遜函夏然溼時盛覽字長通畔柯名士昇司馬相如爲友作合組歌列錦賸知賤家之心毋斂尹珍字道真自目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目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夸傳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歷尙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粟研鑽理端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文經世爲時所宗夫目獫狁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

簡而放言懿旨復有呂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禋邀福謂可呂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所期望也眾曰然工竣遂詮此言呂記之

續書卷之二

或威張 澍鬪殺

三閩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士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爲辟易故祀之按涉江篇有曰棄船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日擊汰又曰鞠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
古爲沅辰地諒當日者儻個激浦淹水容弄采芷沅江卽大夫
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捌芟砌草進謁遺像
乃爲文曰弔之其詞曰

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孫又不答夫忠善兮放江潭

而疏過羌不能備矩逐時兮眾女謠詠曰貢色鮪殛死于羽山
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勿清安肯淫淄兮豈靈氛筮箒之能占
時幽昧而捷徑兮董吾道其何嫌漁父既莫我知兮又誰能弁
黨人爲緣瀨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
翮兮讓鷺駕之追隨躡騁驪于艱阻兮驢羸騰驥曰驕馳神龍
困于泥淖兮亾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而梗塞兮不得牽若衡
而餐秋菊嚴霜忽賞季夏兮芳苓喪粦而彫天扶桑鬱其危嶽
兮誰總轡曰消搖睇高些而無女兮求慮妃之所在陽侯乘曰
素波兮彭咸媵曰飛鯨竟不能遠游延齡兮承傳說而騎箕尾
嗟正則竟濫亾兮畱濫黜之嘉藻何儒臬虧我高明兮謂揚才

目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於當道瞻顧舊鄉曰嗚
噓兮不忍三戶之煙空茲世既邁夫椒蘭兮今又何訾乎過忠
繫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小海之曲兮久夷舞于
波際寤堯舜之超軼兮曰耿介爲天姿何末俗競昌披兮反離
騷而摘詞斥鷃罔測雲鵬兮鳩捨榆而笑之我薦椒糝兮哀日
月志佩芳棄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
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儻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
高駝而遐寄

坤調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芳情荃不寤蟬翼笑何從壯志彭咸

託讒言鄭襄工翻來女嬃詈誰輔大王雄畫壁天驚雨幽篁鬼
嘯風懷沙遂捐節屬草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稷米筒失圖
在黃棘黃棘地名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同風篇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爲黃塵棘刺誤矣遺恨
滿青樞沈芷遠游地雲冠奇服空魂兮郢都戀歸些巫陽逢三
戶蕪城沒千季典祀豐肅瞻蕪萃像白日鑲琳宮

增水月菴詩

香阜何季拓空門面大江濤聲撼佛座花雨落禪窓鼈碣落文
繡璇顛雁字雙芻尼翔鶴樹甘露綴雞腔梵唄林中磬灣音水
外石青霞鬱寶塢碧穗漾金缸坐久烹團鳳心清聞吠老天風

吹我幘延佇望蘭艘

葦外卽平江橋
帆往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尼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
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蕪著論曰爲昇盤瓠蠶叢杜魄
荆尸悉爲謬悠蒙竊曰爲不狃夫秘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采
于華胥東邊吞玉筐之燕妾嫫履巨人之跡載在遑籍難云誣
矣卽徐偃破卵於鵠倉括地志鵠倉一名后倉朱蒙感精於河伯蘿林之

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育枯樹箸有芬聞皆可証驗至若齊
頃無野之誕狸乳芊嫗橐離東明之生豕喚馬噓烏孫王昆莫
之擲飛鳥銜囚呂哺之世羅優比北之降鶴胎驢豐曰出之凡
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

竹於埜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
曰劍擊石石卽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子曰六合之內其苞遠
矣幽致沖妙難本目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管夸父棄策蔚爲
鄧林蚩尤委械叢爲樞樹翠子之經可按已彼貳師征敵嶺出
飛泉妾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世靈驅又况范文之鯉
刀斫鄆廩君之土舟浮流沙壺後漢書作沙壺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鼈
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生疊石擊呱空桑事
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路史注竹姓出於壘台東
筦竹氏後漢旒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已存夷齊
而遷於莒侍中竺會其孫也夜郎竹初空本此其說無據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違異按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去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取楚巫黔中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慎觀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爲威王時事則躡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曰稽久不歸攷頃襄王之去也在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躡之奉使至滇值楚道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書並有莊躡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躡爲盜於境內曰爲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也篇莊躡暴郢高誘注曰爲楚威王時則又在蒞皆非

也史記作莊驕苻溼書仍之後溼書作莊豪陽國志作驕云
楚莊王苗裔通鑑莊豹注莊姓朱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驕
是也亦作豪蓋豪卽驕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爲驕
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玉屏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爲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
按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
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殺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
珣於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
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安武昌靜江寧遠等

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

希範大襲殷官爵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殊按谿州銅柱記作彭士愁五代史作

外率錦今銅獎今鎮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按銅柱記無劉

全等擊之士殊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翬按銅柱記作師杲率諸蠻會

降於勅谿州西接泮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大銅柱爲

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按李宏皋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皋非蓋屏邑在五代時

爲谿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号

召糾聚於此安管大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

弟也伏波於濛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濛建

遠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爲伏波

將軍之後尊援爲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呂王呼之

黑神

神爲唐將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呂其長冠戟須而貌黝稱之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昇關壯穆等而其威靈響捷也亦幾昇壯穆均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爲至德二年城中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雲苦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味捍圍之義腐敵愾之心坐擁疆兵無援抹意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留公憤激慷慨痛生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嚴責進明呂忠臣義士之爲嚙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

壯矣死而爲神豈虛也哉顧黔人之祀之者或曰其子承嗣爲
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曰其子曾太廟貽也因相
沿而俎豆之然當壬戌苗變貴陽受圍城陷祇炊黍時耳而旌
旗甲馬忽見睥睨賊辟易城獲日全矧夫靈滂愆陽火災厲
疫有所必應黔之人荷賜良多其漚鬱屏蠻奔走而恐後也固

爲

增播州道中謁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鶴鷗踞營營烏雅亂飛烏曰樹雲中甲
馬翻靈旂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絳袍襲鞞面長牙倒豎
眉猱猱怖人鼻欲歛短碑斜臥霾煙草蒞蘚紛堆待洗掃獸頭

崑崙已缺殘，漫漶但書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高香一炷插。
游楹神果有靈風，雨節種禾種黍多。歡聲合寨斫牛會，神意紙
錢清酒驚白翅。碎削銅鼓震遠村，楚女蠻童走如織。我亦整袵
趨稽首敬祝，莽途無整咎。仿佛似齊神，有言林林暗護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季，五谿蠻句合。黑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斲州衛指
揮洪壽，隨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朔壽領兵二千五百爲
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羅苗。忽蠢至時，大軍未集，壽戰陷重圍。
身被七創，連衝五次，不能出。日將映苗，忽驚駭奔潰，自相殘踏。
死者甚眾。壽謂有援兵至，及叩眎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

上有北陰二字闕聞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
壽山五闕天柱追至清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泰等百餘人
軍門上其功奉召陛見奏聞神膺封爵而壽授平谿衛指揮及
魁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
近敦煌一國爲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爲北陰神苟念爾
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巫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
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問諸人咸
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恠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遐邇

爲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雜縣之祀故靈感嘖泉虔賽古
機災回颺所敬祝木瓜著在并聞協于羣望者也余至玉屏之
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有神号柴冲大王禱雨輒驗
卽乾封年亦必少資潤溉邑人士言適者神爲天柱縣請去祈
毋不雨余曰旱旣太甚苗將就枯余當識之曰蘇吾民也乃宿
齋一日豕酒楮帛之屬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
蹊逕延緣於塍畔再進則青壁萬尋丹崖百丈趾趾隙巒腹摩
石角逼仄險奇不可目足余手攀澣香趨行而上孫甘兩學博
王縣尉尙後予五百弓許不能屈屣也至則刑牲膏血奉爵酌
醑盼霈來兮恆幹跪敷衽曰噉詞不知神之果鑒否也仍步至

暑遂違丙谿勘地過塗次堊雞坪忽山雲樓起苑風樹鳴急鋸
馬返豐隆大出呂將其雨礮礮電影昇河俱傾泊入閨見闌闌
之民慙者呂喜病者呂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需足歲呂有秋
非余薄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普渥黔首用能吐陰垂澤
不使無鳩也

附憂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蓬田龜折壘尺五嗟我黍禾然焦炷農夫坐
視淚如縷肥遺矯天旱毋舞未見望舒離食虎捉來蜥蜴甕底
苦呪他雲興濃霧吐小兒持杖羣擊鼓願將肥豕祀田祖溇溇
數點甘露乳驕陽猶自披雲覩嗟我農人饑無酬何暇縹繆破

牖戶安得力牧千鈞弩射殺應龍飛霧雨

坵塋雞坪遇雨詩

攬轡高岡上郊遊夕色迷埃風吹轉蓋溽雨振沈泥遠樹冥飛

鳳

山名孤篷下野雞

河名

舸來父老逐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辯

夜郎遠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邊義界唐屬珍州在今
歌羅寨李白曾貶竄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卧
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
暇游桃源洞洞芥蟲鳳屹矢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浮蟻酒醅
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

未至其地據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間誰飛鳴天上
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管去三湘遠今來萬死
餘謂白泝三湘將上夜郎卽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
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載
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畱別宗十六璟詩曰拙妻莫邪
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旋鄉
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城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
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晚
後斷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醮不昇
西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升賢全集輒據一二語爲

譚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詫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附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尙人閒
鄉書未剖豫章鯉明月空瞻飯
穎山靈誰終期翔焚樹鈞天那
復聆雲鬢我來未值春風暝倚
酒聊歌菩薩蠻

懷白亭

逾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
建也其曰懷者不知昇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昇吾意之所
懷同但曰千百世之下尙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
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憤九土之橫潰

念二聖之游豫蒿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羊非徒作豪語且自快蓋其窮理亂情涉霸王略故有此箒落旄頭弧墮天狼之壯志迨至爲負霜草蒼吳莫訴乃思栢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高飛不爲七人所篡之意而慶幸於日之再中辰之居正是仍抱大國之惡灑沾纓之淚也而人之懷之者輒以詩思之不羣抑末矣余是目爲之論曰

昔青蓮目龍螭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檢期可蓋世矣洎乘醉應詔倉卒對御目至尊寵倪彼飛燕居然納牖瞰誨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實乃天庭用能嘉謨入告正色太斲必不肯倚楊氏之山炙林甫之手目孤

生知且可令徽燿之徒備心志卽不旻試於臺易授之戎麾
其時薊門烽火鑿鼓震天白也夙習劍術訓練士卒亦足曰捍
圍敵懷摧漁陽之鋒何至大河曰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
而洛流嗚咽河漢染腥天下事等諸車奔航沈子卽使覓裳舞
破玉壘難回而身膏草亦當弁臬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
烈其享榮名乃卒蹇假不振飛黃伏皂空名自悞竅身蠻荒其
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曰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卅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濛濛秋滿楚岸幘此登高鬢插陶潛菊詩題禹錫餽江山供斗
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巖城郭人家十萬鷺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謫死葬此按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邱曉所殺是此間之冢顯係坤會也

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聖山麓墓人取定力爲作誌銘竊竄中庶照

二年七月十三夜墓誌碑忽自河北移至渭前子孫晨起見之詣塋所而塋封如故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澗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駒浚軒窮黠外良而中螿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適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曰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舛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

洞物情直示人曰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埒之曰行不然是無軌輓之車也又曰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曰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爲功易而爲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閒醜風潛煽醇源浸竭變夏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曰教之也誠使爲司牧者倣古欽射讀灑而教之曰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曰戠其推魯器悍睢盱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曰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推蠶卉服鳩音歎息之倣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

召而赴也乃有司者固知幅利競爲貪黷且呂夸之蚩蚩也而誅求之過甚夸之人曰爲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詐其本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廟貌道範斯在念先生尙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懇矣

十八先生墓

當明之季永明王出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

新改

吳義府

無人臣禮從臣昇內侍等咸憤甚欲汰計昇李定國共圖

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纍纍者是也

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

頌朱讓屢鄭允元趙廣禹蔡績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

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圖也

按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鍾彝李頌楊忠二人又按欽

定時賜給備位爲張爲李國入測測新事中鄭允元籍蘇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廣人籍廣人籍五大理寺丞趙廣禹袁州人太僕寺少卿禹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徐極忠作史書給事中禹允吉錢塘人汪萬道周良朱讓原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籍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旦匡川人兵部郎中一籍蔡績籍有九江人工部郎中一籍易士佳廬陵人主事一籍任牛塘縣人員外郎一籍林青陽新寧人兵科給事中一籍共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爲國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爲臣者貢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稱義

烈哉又或潛孤偕亡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觀周王奔莒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籛復昌溱宣巫蠱之旤蒙養於丙吉而卯金再振獨愴當日諸臣之未啟眸也然天旣厭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寤寐久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松而大節攀杜鵑嗥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壑而邛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蜚萋引徒凝其血魂借碧葬冤籲蒼旻數百季之間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遙集能不爲之銷神壤末追魄天溥乎

盤瓠

狻猊狻猊獬豸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卽盤瓠後余謂此本依附

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攷其原也化蓋山海經云卞明

史記

正義引作弁明蓬書注引作弄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之曾孫也

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

六女

搜神記謂媧美女五人生三男六女非妻帝之女也

自相夫婦是爲南蠻抑妄矣夫

公子蟻虱詎誦阿房大夫蜚鼃何畏蠋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

虎狔矜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真是緇非素護跖

憎堯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搏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

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儻謂号是縣蹠必然叩氣則景升兒

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何曾赴上蔡矣夷考肇錫證諸羣經狼貪

傲狠被目鑿養檮杌之稱則狗苟蹲踞比之韓盧宋雉之族未
爲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馬養鷺之閒逞逞廟額其像叩槽而祭
是猶掀伍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按魏畧
卷都氏

其種非一昔稱盤瓠之後搜神記今吐蕃乃盤瓠後又按黔
中五箴長沙間爲盤瓠後其在峽中巴梁間者爲摩君後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
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
小姑可出子胥聲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望日
之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占眾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
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筭箕簪以花朵兩手托之

問眾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

按白澤圖云潤之精名鼻狀如美女而五行書又云厠神名後帝搜

神記云陶侃見之